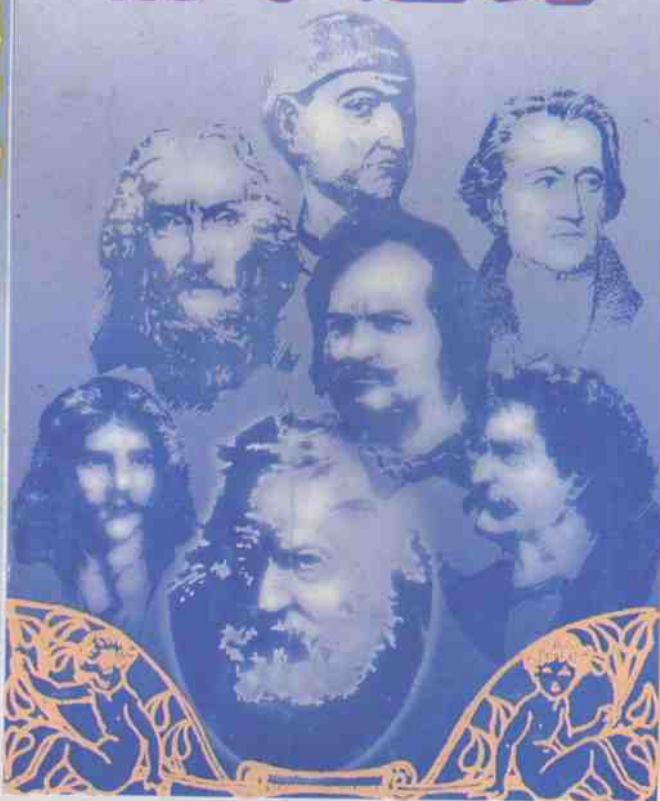


世界名著 精华速览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4

世界名著精华速览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目 录

五号屠场 (美)	冯尼古特 (1)
教父 (美)	普佐 (12)
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 (前苏)	蒲宁 (25)
静静的顿河 (前苏)	肖洛霍夫 (34)
大师与玛格丽特 (前苏)	布尔加科夫 (49)
苦难的历程 (前苏)	阿·托尔斯泰 (65)
解冻 (前苏)	爱伦堡 (74)
城与年 (前苏)	费定 (83)
第四十一个 (前苏)	拉夫列尼约夫 (91)
一幅画 (前苏)	格拉宁 (98)
日瓦戈医生 (前苏)	帕斯捷尔纳克 (106)

五号屠场

库尔特·冯尼古特(1922—),美国作家。生于印度安纳波利斯的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在中学和大学期间,他担任过编辑、主编和专栏作者。1943年入伍,次年在突击部战役被德军所俘,关在德累斯顿服苦役,目击这个不设防城市被同盟国炸毁。不久被遣返回国。1967年获古根海姆奖金。1970年,在哈佛大学教授文学创作。1972年被选为国际笔会美国分会副主席和国家文学艺术协会会员。主要作品有《五号屠场》、《优胜者的早晨》等。

牲口哐哐叫,
圣婴惊醒了。
但小主基督,
不哭也不闹。

下面的这一切基本上是实情,至少有关战争的部分是颇为真实的。

我确实于1969年用古根海姆基金给我的钱和老朋友奥黑尔在一起再次去过德累斯顿。那儿的地下埋藏的尸骨一定有好多吨。

我真不想告诉你们这本小说花费了我多少金钱、多少心血和时间。23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回到家里。到现在，儿子已经成人，我已是一个饱经风霜、喜欢萦怀往事、爱抽帕玛牌香烟的老头儿了。

虽然我感到回忆德累斯顿的往事毫无用处，但它却引诱着我非要把它写出来不可。

那天晚上，我睡在一间婴儿卧室里，奥黑尔在我的床头桌上放了一本书。这是玛丽·恩德尔写的《德累斯顿，历史，舞台和画廊》。上面写着：

1760年，德累斯顿遭到普鲁士人围攻。7月15日开始炮击。美术陈列室着火。许多名画被运往柯尼施泰因，但有些已被炸弹碎片严重损坏——特别是弗朗西斯科的《基督的洗礼》。而后，庄严的十字架教堂的塔楼，也被大火吞没了。

我在波士顿旅馆。时间无法消磨。有人玩弄时钟，不仅玩弄电动钟，而且玩弄发条钟。我手表上的秒针颤动一下就算一年，然后再颤动又算一年。

我带了两本书，准备在飞机上看的。一本是西奥多·罗斯克的《咏风词》，其中我读到这样的诗句：

我慢悠悠地醒来，醒而复睡。

于无畏时知命，

于不得不去时知情。

另一本书是艾丽卡·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赛林纳和他的梦幻》。赛林纳是一名士兵——后来他的头盖骨震裂了，当了医生，白天给病人看病，晚上则通宵写怪诞小说。他写道：没有与死亡跳过舞，就不可能有艺术。

真理即死亡。

时间使他烦扰，赛林纳想要止住街上人群的喧闹。他在

纸上大声疾呼：让他们停下来！

人们不许回头向后看，我以后一定不再向后看了。

现在我已经写完了这本书。书的开头是：听：

毕利·皮尔格里姆挣脱了时间的羁绊。

毕利挣脱了时间的羁绊。

他就寝时是个衰老的鳏夫，醒来时却正举行婚礼。他从1955年的门进去，却从另一门1941年出来。他再从这个门回去，却发现自己在1963年。他说他多次看见自己的出生和去世，随心所欲地回到他的生与死之间的一切事件中去。

听：

毕利于1922年出生在纽约州的埃廉市。是那儿一位理发师的独子。他的样子有趣：高而瘦，外形象一只可口可乐的瓶子。中学毕业后学了几个月的验光配镜业务，便应征入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服兵役，参加过欧洲的战斗，后被德军俘虏。1945年光荣退伍后结了婚，而后就患了轻微的精神分裂症。就就么回事。

他继续从事验光配镜工作，这活儿能赚钱，就这么回事。

1967年，毕利说他被一架飞碟绑架，这架飞碟是从541号大众星来的。他被带到那儿，把他光着身子放在动物园里展览。他在那儿与蒙塔娜·怀尔德赫克结为夫妻，这女人原是地球上的电影明星。

541号大众星上的生物只有两英尺高，呈绿色，形如铅管。他们用吸盘吸在地上，他的手臂极为柔软，通常都冲着天空，每只手臂的顶端有一只小手，掌心有一只绿眼。他们态度友好，能见到四维空间。他们为地球上的人只能见到三维空间而感到可惜。

在541号大众星上度过了多年，而离开地球的时间却只

不过一微秒。

毕利开始时间旅行。他幸存了下来，但是他迷惘地徘徊于远离德军新战线的后方。三个不那么迷糊的流浪汉允许毕利尾随在他们后面。三个人中两个是侦察兵，一个是反坦克炮手。四个人中唯有他根本不像兵，倒像一只肮脏的红鹤。他们没有吃的，也没有地图，饿了就用雪充饥。

在他们流浪的第三天，走过一条狭窄的砖头路时，有人从远处向他们四人开枪，放了四枪，第一枪打侦察兵，第二枪打反坦克炮手。第三颗子弹打的是那只肮脏的红鹤，当那不讲哥们义气的子弹噙地一下擦过他的耳朵时，他一动不动地停在路中间，还彬彬有礼地让那射手又补打了他一枪，这是因为他对作战规则还不太理解，在他看来，应该给射手开两枪的机会，然后再考虑回击问题。幸亏第二枪离毕利的膝盖头只有几英寸远。

反坦克炮手，他叫韦锐，对毕利大吼：“离开马路，你这个天字第一号大笨蛋！”最后一句话在1944年出于白人之口，还是很新颖的哩。

韦锐只有18岁，与毕利一样是一个“童子十字军”。作为一名炮兵，他也曾满腔怒火地发射过一颗炮弹。可惜未击中目标，结果就轮到那个该死的德国老虎坦克来惩罚他们了。炮队兵士除了韦锐以外全部报销了。就这么回事。

后来，韦锐又遇上两个侦察兵，他们就成了“三个火枪手”，这是他们自称的。

毕利在森林里停了下来，倚靠在一棵树上闭上眼睛，头仰到后面，鼻孔怒张像一个诗人在安息周似的。

远处“呼呼呼”传来三声清脆的响声，是德国来福枪的枪声。两个侦察兵被打死了。他们原准备伏击德国人的。现

在他们死在雪地里，什么也不知道了。就这么回事。

这时的毕利走出灌木林脸上露出来的微笑，至少同蒙娜·丽莎的微笑一样奇特，因为他同时存在于两个不同的时间里：徒步走在德国的国土上，在1944年；和驾驶着他的高级小轿车，在1967年。

德国人已经逐渐在他的眼前消失，1967年变得明亮而清晰。

毕利到达了541号大众星动物园里，从电视机的喇叭里传来一个问题：“你在这儿快乐吗？”

“同我在地球上一样快乐。”毕利回答道。

541号大众星生物有5种性别。在每个新个体的出生过程中，每种不同性别的生物都须按顺序参与生育。在毕利看来，他们是相同的，因为他们的性别的差别全是在四维空间里的差别。

毕利对541号大众星的性现象感到莫名其妙。

一个大众星生物问毕利，他到目前为止，在541号大众星上学到的最宝贵东西是什么，毕利回答说：“学到一个星球上的全体居民如何能和平生活。你们知道，我原来居住的那个星球开天辟地以来就进行着愚蠢的杀戮，我亲眼目睹在小塔里被我的同胞活活煮死的那些女学生的尸体。”这是真话，“我在俘虏营里晚上用来照亮的蜡烛就是用人体的脂肪制造的，而屠杀这些人的人则是那些被煮死的女学生的父兄。地球上的居民想必是宇宙的恐怖分子。所以请授给我秘诀：星球上的人如何能和平地生活？”

541号大众星生物纷纷扬起小手闭上了他们的眼睛。

毕利发现自己又回到了战场。他被俘了，落入了一条耻辱的河，关进了俘虏营。在那里，韦锐已患坏疽死了。韦锐

临死之前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他胡言乱语。

“谁杀害我的？”他常常这样问。

“是我。毕利·皮尔格里姆。”毕利回答他。

德国人强迫毕利和其他人穿过一扇扇门。毕利第一次见到了俄国俘虏。黑夜里一个人睡在那里，破了的睡袋上露出一张平平的圆脸，像涂镭的仪表在黑暗中发亮。

接着毕利又成了中年配镜师，这次是在一个火辣辣的夏天星期日早晨。毕利从不去教堂，他正与其他三个配镜师打高尔夫球。毕利在草地上击了7次，而且轮到他打球打进洞里去。

一会儿功夫，毕利回到了童年时代。他这时12岁，同他们的父母站在大峡谷边缘的“明亮的安琪儿点”上，浑身簌簌发抖。这个人类小家庭的全体成员正向一英里深的谷底目不转睛地张望哩。

他的母亲碰了碰他，他把裤子尿湿了。

毕利被德国人领进一间小屋。室内排着一条条为举行宴会而布置的长桌。每个座位上放着一把保险刀、一条毛巾、一包刀片、一块巧克力、两根雪茄、一块肥皂、十支香烟、一盒火柴、一支铅笔和一支蜡烛。

只有蜡烛和肥皂是德国货。它们都带着同样可怜的乳白色光泽。英国人无从知道其中底细：这些肥皂和蜡烛是用犹太人、吉卜赛人、漂亮姑娘、共产党人以及这个国家的其他敌人身上的脂肪制成的。

就这么回事。

毕利发现自己正两手枕着头睡在妻子瓦伦西亚的身旁。他们在新英格兰度蜜月，时值小阳春。他们沉醉在甜蜜、苦丝丝的神秘气氛之中。

夜色苍茫。海港里的轮船飞驰向大海，船后拖着一条闪闪发亮的长浪，空轮船发出洪亮的回响，使引擎的歌声圆润而嘹亮。海轮驶远以后，歌声久久不息。

“谢谢你。”瓦伦西亚娇声说道。这时，床头板正以蚊子般的颤音在歌唱。

“不用谢。”

“很好。”

“我很高兴。”

……毕利已上气不接下气。

可瓦伦西亚接着哭了。

“怎么啦？亲爱的。”

“我太幸福了，我从来不相信有人会要我。”

“好。我这个傻瓜要你了。”

床头板的歌声也渐渐远去了。

就这么回事。

毕利又回到了 541 号大众星上的动物园。

蒙塔娜赤身裸体，毕利当然也一丝不挂。全 541 号大众星上的生物都想来看地球上的人进行交配的情形。

蒙塔娜不断地眨眼睛，眼睫毛也上上下下眨动着。

“一切都很好，”毕利温柔地说，“别害怕。”

蒙塔娜年方 20，美丽的玉颈上挂着一根银项链，一只心形锁吊在项链下面。

她转过头来看外面，541 号大众星生物快速地开合他们的绿色小手，以示欢迎。

蒙塔娜见此情景，一个劲地尖叫起来。

动物园负责人只好把海蓝色的天蓬罩在半球形大厅上空，以此来模拟地球的黑夜。

毕利打开了落地灯，来自单个光源的光柱使蒙塔娜的漂亮身体变得多么美啊！这使毕利想起德累斯顿轰炸以前的奇异建筑。

蒙塔娜终于爱上和信任毕利了。等她明白表示需要他时，他才开始抚摸她。她羞答答地问他是否也愿意同她睡觉。他答应了。对他们来说，现在正是无比幸福的时刻。

他在梦中与蒙塔娜温存了一番而遗了精。那夜梦遗后的早晨，毕利决定回到验光配镜店工作。第一个病人是12岁的男孩，他的爸爸死在越南战场。

就这么回事。

作为一个时间旅行者，他看见自己死过许多次，并且每一次死亡的情景都被录制在磁带上了。

谈到死后，他又活了转来，那是在1945年。他被通知出院，穿上衣服，他的健康恢复了。

在恍惚中，他听到一个英国头目在说话：“如果你们停止注意自己的外表美，你很快就要死了。”他看见了几个人是这样死的。他说：“他们不肯站立，不刮脸，不洗澡，不起床，不谈话，然后就死啦。”就这么回事。

那位英国头目还说：“你们这些小伙子今天下午就要到德累斯顿去。那是一座历史久而异常美丽的城市。请允许我讲点个人感受：我已5年没见过一花一树，也没见过女人和孩子——也没见过狗或猫了。没去过娱乐场所，也没见过从事任何有益工作的人。”

去德累斯顿的这趟旅行还是很愉快的。

德国的其它城市都遭到狂轰滥炸，德累斯顿却连打碎玻璃窗的事儿都没有发生过。电话机来回传话，电车丁丁当地响，霓虹灯忽明忽暗。

现在是傍晚时分。太阳刚落，余晖在富有田园风光的空处形成了一座座低矮的悬岩，城市也被罩在里面了。

轰炸机可能要飞来，全市的灯火突然熄灭了。

一个验光配镜师提请大家注意，他要大家为毕利和瓦伦西亚的新婚典礼干杯。根据程序，下面是男声四重唱：

哎呀呀，我要让世界看看我原来的那伙人……永别了，亲爱的伙计和姑娘；永别了，亲爱的心肝宝贝和朋友，愿上帝保佑他们……

突然，一个男青年捧腹大笑，一粒鲑鱼鱼子从他的嘴里飞了出来，掉进了一个女孩子的裤裆里。

毕利使劲儿想着这首四重唱对他造成的影响，接着便想起了以前的一段经历：

德累斯顿被轰炸的那天晚上，他坐在冷藏室里。头顶上似乎有巨人的脚步声，原来是轰炸机投下了一连串烈性炸弹。一个个巨人不停地走动。冷藏室倒是个很安全的防空洞，毕利因此幸免一难。

就这么回事。

毕利亲眼看见过那些光着身子洗澡的姑娘们在牲畜围场的另一部分较浅的防空洞里被活活炸死。

就这么回事。

外面成了一片火海，德累斯顿成了一朵巨大的火花啦。一切有机物，一切能燃烧的东西都被火吞没了。

就这么回事。

到第二天中午，人才可以从防空洞里走出来。天空已被浓烟熏黑。太阳好像一个发怒的小针头。德累斯顿这时仿佛是一个月亮，除了矿物质外空空如也。石头滚烫，周围的人全见上帝去了——135000人就这样在一天间报销了。

就这么回事。

幸存的卫兵本能地在街上走着。他们看上去像在无声电影里演出男声四重唱。

“永别了。”

“亲爱的伙计和姑娘；永别了，亲爱的心肝宝贝和朋友……”

蒙塔娜缠住毕利讲个故事。“毕利我的爱，给我讲一个故事吧。”她撒娇地说。

“德累斯顿是在1945年2月13日被盟军炸毁的，”毕利说：“第二天，我们从防空洞里走出来。牲畜围栏的篱笆桩没有了，屋顶窗子没有了，到处躺着小段木料似的尸体。这些人都是在火海里烧死的。高楼大厦全倒塌了，木头烧掉了。石头坍了下来，重重叠叠地在地上堆成优美的曲线。

“就像在月亮上一样。就这么回事。”

毕利曾读美国空军中将艾拉·C·伊克的一段话：

我对英、美两国的轰炸机在袭击德累斯顿时炸死了135000人深感遗憾，但是我没有忘记是谁发动了这场战争，更使我感到悲痛的是同盟国方面为了完全打败和彻底摧毁纳粹而不得不丧失500万人的生命。

就这么回事。

战争结束了两天。废墟上一片死寂。

毕利在去五号屠场的途中，只见到一个人，他是个推着婴儿车的老头。

毕利在五号屠场的一辆车里晒太阳，其他人都去找战利品了。日后，541号大众星生物将劝毕利专注于他生活里的快乐时刻，而不必去注意那些不快活的时候，当永恒还没有逝去，要一直望着美好的事物。如果毕利能进行选择，他准备

把那天在车里晒太阳打瞌睡的时刻，看作他一生最快活的时刻。

这时，春天来临了。

一只只鸟儿在叽叽喳喳地讨论着。

一只鸟儿似乎在对毕利·皮尔格里姆说：“普——蒂——威特？”

教 父

马里奥·普佐，当代作家，出生在美国。父母均为意大利移民，父亲是铁路工人，家境贫寒，他喜爱读书，少年时代就立志当作家，二次大战时从军，开赴欧洲战场。1955年发表第一部小说《黑暗的竞技场》，后又发表第二部长篇小说《幸运的移民》，两部小说均销路不佳。但普佐并不气馁，坚持写作，终于写成了长篇小说《教父》。《教父》1969年出版，是70年代美国最畅销的小说。

法庭正在审理一起伤害案。殡仪馆整容师博纳塞拉的女儿遭到两个企图强奸她的小流氓毒打。美丽的姑娘下颚用钢丝连接着，还住在医院里。法官却接受了贿赂，对两个青年只判教养三年，而且是缓期执行，当庭释放。博纳塞拉认为自己被愚弄了，不再相信法律，便参加了黑手党，条件是黑手党首领唐·科利奥尼帮他惩治两个坏蛋，替女儿报仇。结果这两个小流氓被打得皮肉开花，几个月也出不了医院。

唐·科利奥尼是美国黑手党最大的一派的首领，唐是对他的尊称，有时也被称为教父。他有个教子，名叫约翰尼，是美国好莱坞著名歌星，唱红了以后，与原妻离婚，和最漂亮

的好莱坞影星结婚。这个影星生活放荡，和别人睡觉就像接吻一样随便。约翰尼经常吸毒和醉酒。这时有一部畅销书正要拍电影，约翰尼认为自己演主角最合适，但制片商拒绝让他担任主角，因为他第二个妻子是制片商花巨资培养的玩物，却让他娶走了。而且主角已选定，只有一星期就开拍了，此时更换主角通常是不可能的事。于是教子找唐帮忙，唐让军师，非意大利血统的哈根去办。哈根找到制片商，遭到拒绝，哈根回来向唐汇报时，唐发现制片商有一匹价值 60 万美元世界上最好的赛马，就命手下人把这匹马杀死了。这行动不加任何宣战，无视任何法律权威，制片商虽然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及政界甚至其他黑社会组织联系甚广，但他吓坏了，只好答应让约翰尼演主角，免得遭到和马同样的命运。

在唐的女儿康妮的婚礼上，三个儿子都来祝贺。大儿子杉尼壮得像头公牛，脾气暴躁，婚礼上勾搭伴娘成奸。这虽然不算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唐认为他不太可能成为自己的接班人。老二是个顺从、忠实的人，同样不可能成为唐的继承人。老三迈克尔，有点柔弱但很英俊，他的女朋友是一位美国姑娘。迈克尔是唐最钟爱的儿子，一旦时机成熟，就会成为家族的首领。新郎卡洛是杉尼的朋友，通过杉尼，结识康妮，在不怎么漂亮的康妮眼里，卡洛漂亮极了，卡洛和康妮结婚，目的是攀上高贵的家族，以后有机会晋升，但唐对他并不喜欢，因此婚后一直不提升他，卡洛为此经常打妻子，从小娇惯的康妮向父母哭诉，但唐对此也只保持沉默。一次大哥杉尼终于知道了妹妹挨打的事，脾气暴躁的杉尼怒不可遏，狠狠打了卡洛一顿，夫妻关系随之恶化。

土耳其人索罗佐是个贩毒的黑帮头，他勾结塔塔格利亚家族共同从意大利往美国贩运海洛因。这种买卖油水很大，但

危险性也很大，为了安全和寻求投资，他找科利奥尼家族寻求合作，唐拒绝了与他搞毒品走私，会谈中在场的杉尼说漏了嘴，索罗佐发现，杉尼对毒品生意感兴趣，唐的家族内部意见不一，决定干掉唐，与杉尼达成毒品买卖协议。圣诞节前夕，索罗佐绑架了军师哈根，刺客向唐开了5枪，迈克尔从报上得知父亲遇刺，正在医院抢救。

哈根被绑架后，开始很害怕，索罗佐可能会杀了他。在一间地下室，索罗佐对哈根说：“你不用害怕，你不是最后决策人，只是军师，连意大利人都不是，更谈不上西西里人了。”哈根喝了一杯威士忌，双手不抖了，索罗佐继续说：唐被我们打死了，由于我，没有同时杀死他二儿子弗雷德，人死不能复生，不要谈报仇的事，塔塔格利亚家族会给我撑腰，我的目的是和杉尼作成毒品买卖。哈根答应转达。突然电话铃响了，一个保镖去接电话，马上对索罗佐耳语了几句，索罗佐无可奈何地对哈根说，老头子还活着。

迈克尔回到家中，他发现卫队的人都换了，在客厅里他见到纵队长克莱门扎和他父亲的保镖波利，两人神色紧张，他明白，他俩受到怀疑。他见到杉尼，正在和另一纵队长泰西奥拟定暗杀名单，有索罗佐、塔塔格利亚兄弟。杉尼让迈克尔不要参与家族事务，他拒绝了。他问是克莱门扎还是波利背叛了唐，杉尼告诉他经查证是波利叛变。杉尼对迈克尔说，哈根一回来，反击计划就开始，索罗佐是死定了，而且要消灭塔塔格利亚家族，即使同归于尽也不在乎。正说着哈根回来了。

杉尼、哈根、克莱门扎、泰西奥和迈克尔经过一夜的磋商，最后决定，严阵以待，等唐好了再说，泰西奥的人要保存实力，克莱门扎负责除掉叛徒波利，然后接替泰西奥的人，